

- Shengsui Yin on ovarian cancer. *Molecules*, 2017, 22(6):E979
- [24] 杜伟锋,孙海英,洪浩,等.基于谱效关系的醋延胡索炮制前后特征成分研究. *中草药*, 2021, 52(20):6178–6187
- [25] 孙娥,徐凤娟,张振海.中药炮制机制研究进展及研究思路探讨.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3):363–369
- [26] 刘昌孝.基于中药质量标志物的中药质量追溯系统建设. *中草药*, 2017, 48(18):3669–3676
- [27] 韩燕全,陈芮,潘凌宇,等.中药“生熟异用”机理研究进展.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17, 29(8):1187–1192
- [28] 薛贵仁.基于代谢组学技术的干姜炮制前后特征成分差异性研究. *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 2022
- [29] WANG S S, ZHOU S Y, XIE X Y,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acute toxicity, analgesic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ies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changes in *Rhizoma anemones Raddeanae* caused by vinegar processing. *BMC Complement Med Ther*, 2020, 20(1):7
- [30] LIU Y, YANG X, ZHOU C, et al. Unveiling dynamic changes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raw and processed Fuzi with different steaming time points using desorption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imaging combined with metabolomics. *Front Pharmacol*, 2022, 13:842890
- [31] GONG P Y, TIAN Y S, GUO Y J, et al. Comparisons of antithrombosis, hematopoietic effects and chemical profiles of dried and rice wine-processed *Rehmanniae Radix* extracts. *J Ethnopharmacol*, 2019, 231:394–402
- [32] 宝紫荆,王曦烨,席海山,等.基于组学方法的蕤薹炮制前后药效成分变化分析.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38(2):114–117
- [33] 薛蓉,戴衍朋,王彬,等.中药饮片质量控制标准研究与展望. *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2022(11):32–41
-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8日)

• 研究报告 •

知识史视角下桂枝药材构建与形塑的文献考察

李文飞, 李家萱, 潘锋, 孟庆鸿, 赵艳, 曾凤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2488)

摘要: 文章对桂枝药材纳入本草叙事的历史脉络予以考察, 研究发现唐以前本草文献未见桂枝之名; 唐代以桂心为主流药名, 出现桂心的别名桂枝, 偶见以桂枝名方的方剂。宋初《太平圣惠方》中部分仲景方已配伍桂枝。北宋校正医书局前期所编著本草著作出现对桂枝形态的描述, 指出“张仲景治伤寒用桂枝汤”; 校正医书局在后期所校各书将仲景方中的桂类药物统一为桂枝, 将其他汉唐古方中的桂类药物统一为桂心。此后随着宋校医书的定型化及其广泛流传, 桂枝与桂心并为桂类药物之称, 以书面化知识的形式推广普及。北宋中期以降, 在理学格物致知学术背景下, 诸多医家取类比象, 进一步丰富桂枝的本草叙事, 形塑为以“干燥嫩枝”入药的认识, 至今沿用。提示既往关于桂枝的研究有待重新审视。

关键词: 知识史; 桂枝; 宋代; 校正医书局; 本草叙事; 文献

Documentary examina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shaping of Guizhi herbs in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history

LI Wenfei, LI Jiaxuan, PAN Feng, MENG Qinghong, ZHAO Yan, ZENG Fe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lineage of inclusion of Guizhi herbs in the herbal narrative, an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ame of Guizhi was not found in the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s before Tang dynasty; in Tang dynasty, Guixin was used as the mainstream medicine name, and the alias Guizhi appeared, and occasionally prescriptions with the name Guizhi were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No.21BTQ026), 2023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自主科研课题 (No.ZJKT2023016)

通信作者: 曾凤,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北京中医药大学, 邮编: 102488, 电话: 010-53912018, E-mail: 2465970771@qq.com
赵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北京中医药大学, 邮编: 102488, 电话: 010-53912018, E-mail: cmdzhy@163.com

foun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some of Zhongjing's Prescriptions in the *Taiping Shenghui Fang* were already accompanied by Guizhi.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orm of Guizhi appeared in the early works on materia medica compiled b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rrective Medical Book Bureau, stating that ZHANG Zhongjing used Guizhi Decoction for treating typhoid fever; the later books of Song ministers unified the Gui-like drugs in Zhongjing's prescriptions as Guizhi, and the Gui-like drugs in other prescriptions of ancient Han and Tang as Guixin. Later, with the stereotyping of medical books in Song schools and their wide circulation, the term Guizhi and Guixin were combined as the name of Gui medicine, and were popularized in the form of written knowledge.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for studying phenomena to acquire knowledge, many medical scholars took analogies and further enriched the herbal narrative of Guizhi, shaping it in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dried shoots are used as medicine, which is still used today.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Guizhi needs to be re-examined.

Keywords: Knowledge history; Guizhi; Song dynasty; Corrective Medical Book Bureau; Herbal narrative; Literature

在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药典》)中, 桂枝指樟科植物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Presl 的干燥嫩枝^{[1]288}。桂枝作为药名, 最早见于《新修本草》, 其本草记载明显滞后于方剂用药的矛盾现象, 导致今人对于《伤寒论》中的“桂枝”所指为何物多有争议。主流教材如《伤寒论选读》^[2]与临床所用桂枝均与《药典》^{[1]288}一致。部分学者存在不同见解, 如真柳诚等^[3]认为汉代无“干燥嫩枝”入药的可能, 仲景方的桂枝当是桂皮, 即今肉桂; 张廷模^[4]认为宋以前所用为肉桂。桂枝药材的实质关乎如何理解运用仲景方, 厘清其名称变迁及内涵衍化, 对古方尤其是经典名方的研究、开发利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文章基于知识史视角, 从共时性、历时性维度考察文献, 梳理桂枝纳入本草叙事的历史脉络, 求教于方家。

现存唐以前文献无桂枝之名

《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招摇之山, 临乎西海之上, 多桂”^[5], 《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引伊尹言, “和之美者”有“招摇之桂”^[6], 《礼记·檀弓上》引曾子曰:“丧有疾, 食肉饮酒, 必有草木之滋焉, 以为姜桂之谓也”^[7], 说明先秦用桂调味。

《神农本草经》载有牡桂和菌桂, 无“桂”或“桂枝”之名。

“桂”在马王堆医书和武威、阜阳、居延、敦煌汉简中共出现31次,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药物, 从侧面反映出其在汉代已广泛应用; 除桂外, 还有菌桂、美桂(即牡桂)等名^[8]。马王堆汉墓出土桂的实物, 为浙樟树皮^[9]。东汉《说文解字》云:“桂, 江南木, 百药之长”^[10]。可见汉代桂已药用, 并为“百药之长”。梁代《名医别录》云“桂”^[11], 《本草经集注》“菌桂”“牡桂”“桂”并列, 言菌桂“今世中不见正圆如竹者, 惟嫩枝破卷成圆, 犹依桂用”^[12], 均未见“桂枝”之名。

唐代本草文献出现桂枝药名, 但方剂配伍中未见桂枝药材

唐代官修《新修本草》提出桂有菌桂、牡桂, “唯皮稍不同”, 菌桂“大枝皮不能重卷, 味极淡薄, 不入药用”, 仅小枝皮薄卷二三重者堪用; “牡桂, 即今木桂及单名桂者是也。此桂花、子与菌桂同, 唯叶倍长, 大小枝皮俱名牡桂。然大枝皮肌

理粗虚如木兰, 肉少味薄, 不及小枝皮也。小枝皮肉多, 半卷, 中必皱起, 味辛美, 一名肉桂, 一名桂枝, 一名桂心”^[13]。可见该书认为菌桂、牡桂皆用小枝皮, 牡桂、桂心、肉桂、桂枝内涵相同。

有学者发现, 敦煌医药卷子中桂类药名趋向于从“桂”到“桂心”, 唐初到北宋初年桂心成为主流药名; 唐高宗时代法藏敦煌卷子P3287中的“桂枝汤”是其方名的最早出处, 方中配伍桂心^[14]。日本《医心方》采录中国隋唐以来80余种医籍, 基本保存原著原貌^[15]。考察该书, 桂心192处, 如茯苓桂心甘草大枣汤、小续命汤、桂汤等; 桂71处, 桂肉15处, 菌桂4处, 牡桂4处, 美桂1处, 桂汁5处, 桂枝6处。值得注意的是, 该书6处桂枝均作方名, 如桂枝法、桂枝加附子汤等, 而方中皆配伍桂心。可见唐代以桂心为主流药名, 桂枝与桂、肉桂、桂心同物异名, 未见于方剂配伍。

北宋官方医学建构药材桂枝

1. 宋初《太平圣惠方》桂枝类方中开始配伍桂枝 五代脉学著作《玉函经》云:“阴毒伤寒脉必沉浮, 宜以桂枝、甘草、干姜、附子辛甘之剂”, 桂枝已见于方剂配伍。进一步考察蜀本《图经》记载为“(牡桂)嫩皮, 皮半卷, 多紫肉中皱起, 肌理虚软, 谓之桂枝, 又名肉桂; 削去上皮, 名曰桂心, 药中以此为善”^[16], 可见当时桂枝、肉桂同物异名, 桂心为佳品。说明五代已将桂枝药名纳入医学书写, 此点在宋初官修《太平圣惠方》中亦有反映。

《太平圣惠方》中, 桂心3 055处; 肉桂157处, 多言去粗皮, 应为桂心; 桂枝64处。以桂枝名方者均用桂枝, 非以桂枝名方者, 仅麻黄汤、术附汤、人参汤、乌头散用桂枝, 其余皆用桂心或肉桂。可见, 宋初桂心仍为主流, 但桂枝开始进入方剂书写。

2. 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古医籍时形塑药材桂枝 北宋校正医书局作为历史上首个整理古医籍的官方机构, 先期编纂《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 后期整理《素问》《伤寒论》《千金要方》等书, 使之成为定型化版本沿用至今^[17]。

校正医书官对原著药名多有改动^[18], 如将《金匮要略》疗

不得眠方中的酸枣改为酸枣仁^[19]；将《千金要方》中枳壳改为枳实^[20]，将栝楼改为栝楼根或栝楼实^[21]。就桂类药物而言，《嘉祐补注本草》对桂枝形态加以描述，《本草图经》明确提出“张仲景治伤寒用桂枝汤”。笔者梳理宋校各书发现，校正医书官对仲景医书与唐代方书中的桂类药物名选择不同。

2.1 校正医书官整理仲景医书均作桂枝 宋校《伤寒论》桂枝凡383处，含桂方剂均配伍桂枝，校正医书官还于注文中明言仲景方用桂枝，如卷二《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桂枝麻黄各半汤条下注云：“臣亿等谨按，桂枝汤方：桂枝……麻黄汤方：麻黄三两，桂枝二两”。需指出的是，卷四、卷五及卷七3处五苓散皆用桂枝；卷十《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五苓散用桂心，此处当属漏改，也从侧面证实宋校《伤寒论》将桂心统改为桂枝。

宋校《金匱要略方》《金匱玉函经》方剂配伍皆用桂枝。前者桂枝出现118处，后者出现215处。详而考之，《金匱玉函经》方药炮制篇中提出“桂削去皮，用里黑润有味者为佳”，从炮制方法看显系桂心，与该书方剂配伍皆用桂枝的现象相抵牾，进一步表明校正医书官将桂类药物统一为桂枝，而统改存在疏漏。

2.2 校正医书官整理唐代方书，仅仲景方作桂枝 校正医书官整理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3部唐代方书。宋校《千金要方》载桂心793处，桂枝52处。进一步详考，桂枝52处，42处为方名，多为桂枝汤；10处为方中配伍，如桂枝加附子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书中以桂枝名方者，除卷五桂枝汤用桂心外，余均作桂枝；据方后“此方与伤寒篇中方相重”，考察卷九伤寒篇，其桂枝汤用药作桂枝，可知卷五之桂心当为漏改。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宋校《伤寒论》桂类药物均用桂枝，宋校《千金要方》仅以桂枝名方者用桂枝，其他如麻黄汤、五苓散等皆用桂心。

宋校《千金翼方》桂心403处，桂枝114处。114处桂枝中，81处为方名；33处为方中配伍。卷九、卷十伤寒专篇中，仅当归四逆汤用桂心（《伤寒论》用桂枝），余皆用桂枝。宋校《外台秘要方》载桂心922处，桂枝45处。45处桂枝中，38处为方名；7处为方中配伍，如卷一《论伤寒日数病源并方二十一首》桂枝汤用“桂枝三两”，同卷《诸论伤寒八家》中“桂枝下咽，表和则毙”后注云：“桂枝汤，在此卷仲景日数部中，桂枝等五味者是也”。另有12首方名中含桂枝的方剂，配伍作桂心，这一漏改现象可能与《外台秘要》卷帙浩大及主校者孙兆个人因素有关^[22]。

综上，校正医书官为解决方名与药名不统一的矛盾，整理仲景三书时将桂类药物统一改为桂枝，但存在疏漏。因唐宋之际桂心为主流药名，所以在整理唐代方书时保留了桂心之名。此时桂枝与桂心同为一物，即今肉桂^[23]。

北宋校正医书局以后药材桂枝知识的衍化

北宋校正医书局之后，桂枝作为独立药名并未普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肉桂154处，麻黄汤、五苓散等仲景方均用肉桂；桂心22处；桂枝3处，2处作桂枝汤方名，1处为桂枝汤配伍。《圣济总录》中记载桂最多，约有3 000处；桂心117处，30首桂心汤均用桂去粗皮；桂枝42处，伤寒门中的桂枝汤、麻黄汤等皆用桂枝或桂，且桂枝、桂心、桂等均注明去粗皮。可见两书以桂心为主流，且认为桂枝、桂心、桂、肉桂同物异名，均为桂去粗皮。

桂枝以嫩枝入药的知识演进始于北宋后期。《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提出“气味……轻薄者，宜入治头目发散药”“《伤寒论》发汗用桂枝，桂枝者枝条，非身干也，取真轻薄而能发散”，并说“今又有一种柳桂，乃桂之嫩小枝条也。尤宜入治上焦药用也”，或为桂枝以嫩枝入药起源。南宋许叔微《伤寒九十论·桂枝证三十一》云：“盖肉桂厚实，治五脏用之，取其镇重；桂枝清轻，治伤寒用之，取其发散”，批评张太医用药桂枝和肉桂不分故“一例是以无功”，将桂枝与肉桂明确为两种药物。

金元时期，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基于“法象药理”^[24]进一步诠释桂枝。《医学启源》中桂枝与肉桂并立，称“仲景治伤寒证，发汗用桂枝者，乃桂条，非身干也，取其轻薄而能发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概括为“气之薄者桂枝也，气之厚者肉桂也。气薄发泄，桂枝上行而发表；气厚则发热，桂枝下行而补肾，此天地亲上亲下之道也”。《汤液本草》亦云：“仲景汤液用桂枝发表，用肉桂补肾，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理之自然，性分之所不可移也”^[25]。李东垣在处方中已分开使用桂枝与肉桂，如麻黄人参芍药汤用桂枝“补表虚”，交泰丸和滋肾丸用肉桂^[26]。

明代《雷公炮制药性解》称“嫩枝四发者，曰桂枝，专入肺经，主解肌发表，理有汗之伤寒”^[27]，《本草汇言》将桂枝作为独立药物，言其“体属枝条，仅可发散皮毛肌腠之间，游行臂膝肢节之处……专取其气薄轻扬，上浮达表，出汗而通腠理也”^[28]。清代《本草新编》中曰：“桂枝……乃肉桂之梢也，其条如柳，故又曰柳桂”^[29]。至此，桂枝药材完成“干燥嫩枝”入药的本草书写。

小结

本文通过文献溯源发现，唐以前桂枝仅作方名，无药材桂枝。唐宋之际，桂枝为桂心、肉桂的异名。五代时桂枝药名进入医学书写，宋初《太平圣惠方》桂枝类方中开始配伍桂枝。北宋校正医书局为解决仲景医书桂枝汤等方方名与配伍药物桂心不一致的矛盾，将其中的桂类药物统改为桂枝。此后桂枝作为正式药名出现于宋校医书，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本草源流文献专著《本草溯源》广泛收集汉以降本草古籍中关于桂枝的

记载,其本草论述均集中在宋以后^[30];表明北宋以降的医家面对文献记载与现实药材以桂心为主不相符合的情况,在理学学术背景下,以性理之学为指导,取类比象,将原本与肉桂内涵相同的桂枝分离出来,建构出以肉桂的干燥嫩枝为桂枝的药材知识。由此可以看出,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古医书的调整改动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诚如《中国医学源流论》所言:“自宋以后之医学,实由医家以意推阐得之……遂移儒者治经谈道之说,以施之于医,而其纷纭不可究诘矣”^[31]。宋以后本草学侧重于药学理论的建构和阐发,而不特别关注药物源流问题^[32],此点在桂枝药材构建与形塑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应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对于桂枝药材独立后对临床疗效的影响,亦宜结合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等进一步考察。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 [2] 王庆国.伤寒论选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28-30
- [3] 真柳诚,宇都真理子.桂枝汤中是桂枝,还是桂皮.中医药文化,1992,9(2):30
- [4] 张廷模.对仲景方中枳实和桂枝的考证.中医杂志,1985(7):79-80
- [5] 晋·郭璞.注.山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
- [6]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741
- [7] 汉·郑玄注.宋本礼记影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75
- [8] 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85-464
- [9] 刘丽仙.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药物鉴定研究.考古,1989(9):856-860,871-872
- [10]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242
- [11] 梁·陶弘景.名医别录.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36
- [12] 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215
- [13] 唐·苏敬.新修本草.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304-306
- [14] 薛文轩,王雅平,沈澍农.桂类药物在敦煌医药文献中应用情况考察:兼补真柳诚先生《林亿等将张仲景医书的桂类药物名改为桂枝》一文.时珍国医国药,2016,27(6):1449-1452
- [15] 李豫川.丹波康赖与《医心方》.文史杂志,2003,19(6):66-68
- [16] 宋·掌禹锡.嘉祐本草.尚志钧,辑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280
- [17] 孟永亮,梁永宣.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校勘考述.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17(5):147-150
- [18] 李文飞,赵威维,孟庆鸿,等.历史地理视域下赤芍、白芍分化的文献考证.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5):2150-2154
- [19] 孟庆鸿,李楠,王雪茜,等.宋臣将“疗不得眠”方酸枣改为酸枣仁的文献考证.中医学报,2023,38(1):222-226
- [20] 李家萱,李文飞,孟庆鸿,等.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将枳壳改作枳实的文献考证.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3(3):575-578
- [21] 王宁,张少乾,曾凤.《千金要方》宋校本、新雕本栝楼类药物异文考.环球中医药,2022,15(9):1565-1568
- [22] 范家伟.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以国家兴医学为中心.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92
- [23] 宋立人.桂的考证.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7(2):73-75
- [24] 张立平,郑齐.浅析宋明理学对中医学治学方法及基础理论之影响.环球中医药,2021,14(2):337-339
- [25] 金·王好古.王好古医学全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59
- [26] 金·李东垣.脾胃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47,74,83
- [27] 明·李中梓.雷公炮制药性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110
- [28] 明·倪朱谟.本草汇言.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513
- [29] 清·陈士铎.本草新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235
- [30] 李成文,姚波,崔艳超,等.本草溯源 麻黄桂枝肉桂应用辑要.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147-207
- [31] 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47
- [32] [日]冈西为人.中国本草的历史展望//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84-136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4日)